

Hu Zhanfen

夏日一瞥“亨廷顿”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“洛杉矶竟然有如此高尚的文化去处？”

初听张军律师介绍“亨廷顿图书馆”，我立即浮现类似的疑问，须知，洛杉矶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个“大农村”，大海般一望无际的别墅，似乎洛杉矶人除了别墅，就知道别墅，而亨廷顿图书馆，除了收藏60多万册珍稀图书，还珍藏数百万份学者真迹手稿，与“别墅世界”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。

所以，洛杉矶人已习惯地简称为“亨廷顿”，当然此“亨廷顿”乃收藏家亨廷顿，而非《文明的冲突》的作者亨廷顿。

一进门差点亮瞎我们的就是英国大作家乔叟的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最早版本。乔叟被公认为“英国诗歌之父”。但毕竟距今600多年了，纸张微黄的古英文，不要说我们这些“英盲”，就算当下的“双料英语博士”也不一定流畅地阅读。

它的价值何在？事实上，它完整地、琥珀似的保留了600年前英语世界的原貌，那时的语境、语法、成语、俚语、风俗、典故……

同样珍贵的还有世界首版的莎翁剧本，那本子极大，似乎有“八开”，泛黄的纸面上，正文之间，填写了密密麻麻的眉批、夹批、尾批，总之一代又一代，如同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，无数名人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赞叹、感慨、疑惑、考据、注疏……其研究价值几乎超过了剧本之本身。

我们还看到了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致友人的书信，字迹圆润而潇洒，大意是希望友人进一步联络西南方的反英力量，显示总统当时的心绪很乐观；左侧还有林肯总统的一篇演讲稿，字迹秀挺而豪迈，大意是强调废奴的重要性与紧迫性，显示出超人的意志与睿智。

“亨廷顿藏书”，还包括世界第一本活字印刷

圣经、开国元勋富兰克林自传手稿，以及美国大文豪梭罗于1854年亲撰的“华尔腾手记”之真迹等。

张军为我们解说，亨廷顿图书馆，说是“图书馆”，其实国外的“图书馆”综合性很强，并非仅仅收藏书籍，比如眼下的“亨廷顿”就分为美术馆、植物园及图书馆三大区。

这片占地207英亩（合1240余亩）的大花园，原乃铁路大王、亿万富豪兼艺术收藏家亨廷顿之私产，其中的美术馆即为他生前住所。

住所宽敞高旷，其豪华自然是毋庸赘言的，所有的吊灯、家具、地毯、摆设都是模仿17世纪

法国宫廷风格的，富丽逼眼，堂皇烧心，地板都是檀木的，太多的把手、饰件直接就是纯金的，如此纸醉金迷之所做“美术馆”觉得有点奢侈了。它展出的大都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绘画，18世纪的雕塑、织锦、瓷器及家具等。四对大清朝的落地斗彩大花瓶，据说无价。

是宫廷还是展馆呢，漫步其

中，时有时光倒流，今夕何夕的错觉。最有名的两幅画，乃是位于主展览室中Gainsborough的《The Blue Boy》和Lawrence的《Pinkie》。其中《The Blue Boy》经过X光检测后，意外发现图里原本还有一只狗蹲坐在男孩脚边，后来才被作者覆盖。

笔者对植物素有兴趣，亨廷顿植物园拥有14000种珍奇古怪的花卉，最著名的为玫瑰园、棕榈园、日本园、茶花园，其中玫瑰园是举世知名的珍卉园，它的“黑玫瑰”，就是纯黑的，没有深紫的嫌疑，它的绿玫瑰，就是碧绿的，没有“秋香绿”的暧昧。

虽然烈日当空，但树荫下凉风习习，绿叶间鸟儿浅唱，据说附近最吸引游客的还是沙漠花园，广植各类奇形怪状的沙漠植物，上海等地被追捧的“多肉类”，在“沙漠花园”几有燎原之势。但我们没去而仍然沉浸在一件件珍稀手稿的遐想中……

与“别墅世界”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。